



## 闻着桂香数月光 (外一首) □止戈

透过桂香  
把夜晚烫出的细小孔洞  
坐在草坪上数月光  
茶烟中，渐渐浮起  
糖霜的印记

那些穿过枝叶的光斑  
在手心  
排成潮湿的棋局  
被晚风挪动的棋子  
每一步，都踏向  
未标明的距离

当衣袖接住落叶时  
忽然懂得  
最亮的，总是  
欲言又止的刹那  
最重的，却是  
掠过肩头的迟疑

夜入三更  
棋局在虫鸣中  
失去形状却始终  
数不清月光

因为，永恒  
正以消逝的速度  
前来相认

### 月痕

月饼的碎屑  
还在瓷盘里微亮  
茶杯口印着  
半枚褪色的胭脂  
咬过的桂花糖  
在朦朦中  
凝成琥珀

薄霜已经轻轻碎裂  
桂香蜷缩在  
昨夜的褶皱里  
拆开最后一封  
月饼的包装  
金黄的油渍  
像未寄出的邮戳

满月已沉入黑色口袋  
只剩树梢挂着  
半片透明的指甲  
那些甜腻的誓言  
渐渐返潮  
在旅行茶几上  
漾成白雾

弯腰拾起  
掉落的头发  
它比昨夜的月光  
更柔软  
当尝试说出圆满的形状  
朝霞，却已把水渍  
烙在空荡荡的草坪

当晨光碾碎最后的月影  
瓷盘里剩余的甜  
渐渐凝结成  
始终不肯融化的  
那个核

(作者系重庆诗词学会会员)

## 一个甲子的宣言 □傅发明

我把一个甲子中  
用四十年打造的盍甲  
从办公室拎出  
丢在了大街上  
回家洗衣、做饭

从今天起，就按  
公布的平均寿命计算  
我要再用二十年  
誓将白发  
泛滥成一生的浪漫  
(作者系重庆市开州区作协会员)

# 回到老城

□龙远信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永川人蓦然发现，这座城市突然便有了新城与老城的界限。准确的界限说法不一，普遍的观点是：以环北路植物园和渝西大道肖家冲为界，往东为新城，往西为老城。

新城新，道路宽敞、园林遍布、湖光山色、时尚大气；老城老，道路狭窄、楼房老旧、绿带羞涩、老里老气。

说来神奇，有时新城和老城的天气也是两重天。往返于新老城之间，有时新城瓢泼大雨，老城阳光明媚。我曾目睹摩托骑手冒着大雨，经环北路从新城到老城，在距离植物园不到100米的桥下躲雨，而不远处的植物园红绿灯处，却是一片晴天。

先前，家在老城枣园路，上班的地点在胜利路，一步之遥，出行方便。“没有太多的故事和情节/一条路很现实/不远，也不近/从新建的新闻大厦/到商业总公司四楼/中间是一公里左右的早晨。”这是13年前，我写的一首短诗《上班的路》，这几句短短的诗句里流露出来的，是一种怡然自得的感觉。

后来，单位搬到了汇龙大道东一路19号，从家到单位一下子拉长了差不多10公里。非但没有择枝另栖的想法，反而花心思对原来的住房进行了微改造，在朋友圈子里几乎沦为了一则笑话，说我冥顽不灵：城市向东，独此君依旧故我。

因为单位迁到了新城，更主要是没能扛住新城之美的诱惑，终于动了在新城买房的念头，并如愿以偿把家搬到了新城兴龙湖边。

怎么也没有想到，老城旧房卖出去不到一年，单位竟然又迁回到了老城的桃花山下，永和大桥旁。从住处到单位，开车要20分钟左右的车程，似乎生活喜欢开一些峰回路转的玩笑，终点又回到了起点。

重回老城，有了不一样的体验，却是我没有

想到的。这种体验来自城市焕新、治理升级。漫步在大街小巷，有了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感受，甚至生出“新城老城都一样”的感慨。

桃花山就在家的后面，春暖花开时节，上山赏桃花，摆拍几张人面桃花相映红的美图。后来，桃花山建成了一处城市公园，修了上山的步道，偶有闲暇，踱步上山。如今，永川打造城市田园，桃花山“还园为田”，“田园都市”一下子拉近了都市与田园的距离，一座城市似乎一下子有了自在的呼吸。

“生活的道路曲径通幽/一群蝴蝶停在春天的唇上”，“让我躺在它们的怀里/像个婴儿。突然睁开清澈的眼睛”。这是我的一首名为《让我把这个梦做完》的小诗，是为桃花山城市田园油菜花地而作，从中可以看出城市田园带给市民的乡愁记忆和诗情画意。

工作在城乡接合部，并没有“边缘化”的感受。长期伏案，腰酸背疼之时，出外环西路92号大门，一步就迈入了乡村，感觉天地高远，神清气爽。特别是站在并不高大的永和大桥上，看列车从成渝铁路——新中国第一条独立建造的铁路大动脉穿桥而过，有一种时空交错、人生往复之感。“如果是早晨，面向东方，永川新城区方向/恰恰有一列火车开过来/感觉那列车，满载的就是一车的曙光/如果是下午，接近傍晚/面向西边，四川内江方向/一列火车就会身披晚霞，回到我们的生活中来”，这是我两个时间节点伫立在老城永和大桥之上的真实感受。“这时的永和大桥，总是红光满面/征返于历史现实和未来的三维空间”。

这些点滴感受，充满了生活的诗意，让老城人轻轻松松地便触达了诗意的生活。即使是在炎热的夏日，走在行道树浓荫如盖的老城街道，你也会有一种热而爽朗的感觉；随处可见的袖珍公园为拥挤的城市打开一扇扇窗，总有一种勃勃的生机触动你……

走在大街小巷，到处干净清爽。回到老城，禁不住哼起《回到拉萨》的曲调来，权且套用其中的歌词，作为这篇短文的结句吧：“来吧来吧我们一起回老城，回到我们阔别已经很久的家……”

(作者系重庆市永川区作协主席)



## 最浪漫的变老

□夕颜

每当夕阳西斜，将天边染成一抹橘红时，我们小区里便会准时出现这样一幅画面：两位耄耋老人——我的公婆婆（亦称父亲母亲），牵着手，在熟悉的绿荫小道上缓缓前行。父亲的步子有些蹒跚，母亲便自然而然地放慢脚步，让他微微倚靠着。他们走得很慢、很稳，像两棵并肩生长的老树，根系早已在看不见的泥土深处紧紧缠绕。68年了，他们紧扣的十指，任时光流转，依然温热如初。

父亲的90大寿刚过。寿宴上的欢声笑语犹在耳畔，但最让我动容的是翌日傍晚，他们依旧准时出门散步的身影。褪去喜庆的红装，换回日常穿的衣衫，那份经年累月的默契，比任何华服都更加夺目。我站在阳台上凝望，看他们的身影在斜阳里渐渐拉长，时而并行，时而重叠，仿佛不是走在寻常的水泥小径，而是漫步在一条由时光铺就的、绵长而温柔的路上。

这条路，他们已携手走了68年。

1936年的重阳节，父亲在烽火连天的年代降生。他是家中的第九个孩子，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月，最终长大成人的，只有他和两个姐姐。22岁那年，经人介绍，他认识了小他四岁的母亲。两双年轻的手第一次牵在一起——那时的手，饱满有力，握紧的是对未来的憧憬，更是彼此一生的承诺。

从此便是风雨兼程。从澄溪口到茜草坝，又从茜草坝到澄溪口，再由澄溪口回到茜草坝，如此反复，最后由茜草坝到如今的张坝西大门……几度辗转，他们始终不离不弃。婚后第五年，他们迎来了第一个孩子——我们的大哥，后来相继有了二姐、三哥、四哥和我的先生（老五）。日子如豆灯明灭。为了养活一大家子，最艰难时，父亲这个生产队里为数不多的“文化人”，白天与算盘、账簿为伴，将会计的活计打理得清清楚楚；下了工，他又立刻挽起袖子，一头扎进田地，帮母亲扛起那份繁重的农活，只为多挣一份工分。夜幕降临，他瘦削的身影还时常出现在喧闹的码头，借着星光与灯火，用肩膀扛起一袋袋沉重的货物。他总说年轻人有的是力气，从不喊累。而母亲呢，则背着吃奶的娃，四

## 奇妙方言

□徐建成

几年前，一次在电视台开会谈及剧本创作与编辑工作时，频道一位领导就方言剧的语言要出新，举了一个例句：“睡觉睡到自然醒，数钱数到手抽筋”，这是某类人的愿望；但是如果将这个句子重新组合，变成“数钱数到自然醒，睡觉睡到手抽筋”，其意义也相应变成了对某种类型人物的幽默和调侃——那人在梦中一直数钱，醒来时手还在抽筋。

在当下流行的川渝方言中，有好多奇妙而生动的例句。比如说未婚同居现象，我就知道起码可以有三种不同的却同样是很生动的说法。第一种很书面：“你老弟是未婚青年享受的已婚待遇”；第二种很市井：“你给她打瞌睡平伙哪个不晓得嘛”；第三种雅俗共赏：“我晓得你们早先是同班同学，现在而今经常是在同宿”。在第三种说法中，“学”与“宿”在川渝方言中读音相同，但假如在方言电视剧中由年轻演员读成“川普”或“渝普”，“学”说成了“雪”，“宿”说成了“叔”，就完全失去了特殊的语言效果了。

假如在剧中交待一对夫妻分手了，书面的说法是“离异”了，市井俗语叫“扯脱”了，文雅的说法是“唱起了单身情歌”，而令人喷饭的说法是“从头再来又睡起了素瞌睡”。

在短信微信时代来临之前，川渝方言中就有很好很好的短信式经典语言，主要是以歇后语和顺口溜的形式出现。传统的歇后语很多，它们生动地表现了川渝人幽默风趣的特色，是地方文化的重要支流之一，如：吃玉麦打哈欠（“哈欠”读着“喝害”）——开黄腔；三张纸画个人脑袋——你面子好大哟；鸡脚神戴眼镜——假装正神；黄泥巴落在裤裆头——不是屎（死）也是屎（死）；如花似玉——如花似芋头，又麻人又哽人……

至于打油诗似的顺口溜，改革开放以来民间口耳相传创作了不少精品，可供方言电视剧创作参考，现试举一例如下——

标题为《点点》：“喝点跟斗酒，吃点麻辣烫，炒点渣渣股，打点小麻将。还有一点人，操得有点亮（另一版本此句为‘有点不像样’）。”

多年前，我向民间文学学习，曾写过一首讽刺某些歪药广告的打油诗——《我的药》：“我的药，好科学，上医脑袋下医脚，药方来自《战国策》，发明药方是扁鹊。男人吃了追摩托，女人吃了赛花朵；娃娃吃了成绩好，十二三岁读大学；抓手吃了手打伸，驼背吃了背不驼；乡下来的小保姆，吃了找到好工作……医生失业怕啥子，上街去卖我的药。”（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